

国际社会构建学习型城市 推进终身学习策略综述

杨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德国汉堡)

摘要：“学习型城市”这一概念由发达国家提出,最早主要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推动,但现在它已经在向发展中国家不断延伸。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部门需要发挥重要作用来制订详细的计划和目标,通过教育机构、教学手段和政治举措促进全民学习。建设学习型城市面临着挑战与风险,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上,而是要有改革的实际行动,政府要有明确的、可持续的政治意愿和承诺,为学习者创造出大量的学习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当加强与成员国的通力合作,通过学习型城市网络的建设,营造出更多更好的学习型城市。

关键词：学习型城市；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终身学习；策略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006(2012)02-0007-08

“终身学习”观念被认为是“推进教育发展的根本理念”(富尔,1972)^[1]。构建“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或“学习型地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落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一行列,很多城市和地区宣布自己是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地区或学习型社区。这一与地理区域相关的概念说明了学习在促进社会繁荣、维护社会稳定和个人自我实现中的关键作用,城市应该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和人的创造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朗沃斯,2006)^[2]。只有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的努力,一个国家才能实现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或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城市、地区和社区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说明学习型城市发展的原因、学习型城市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各国采取的不同策略。此外,针对如何构建学习型城市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本文力图找到相应的答案。

一、学习型城市发展的原因

1. 关注“城市”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最初的时候,学习型地区这一概

念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地理区域,例如省、市、区、县等。在很多情况下,学习型地区可以指城镇或社区。但是,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是城市(杜克,2010)^[3],因为城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价值的主要区域(杜卡斯,2010)^[4]。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2010)^[5]指出,从原则上来说,要想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城市能够提供比农村更为合适的条件。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由于城市的规模优势,在管理良好的情况下,城市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此外,城市还能够动员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女性积极参与,城市生活能够缓解人口增加对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压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早期分析(赫斯,1993)^[6]强调城市社区作为良好的学习区域的三大优势,即:市民能够将学习与周围环境相联系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大多数人民生活和工作在城市,近60%的人民生活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城市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教育和培训机

收稿日期:2012-05-04

作者简介:杨进(1961-),男,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工学学士、比较教育学硕士学位和教育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高级项目专家。杨进博士致力于研究终身学习政策和策略,开发和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能力建设项目。借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之前,曾担任中国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学指导处处长、基础教育司副司长,负责儿童早期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此外,杨进博士还曾担任中国全民教育协调员,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国基础教育相关项目的协调员。

会 城市能够提供社区主导的学习和行动。

关注城市的另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据统计 2008年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城市和城镇。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几近停滞。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也不再增长,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2010)^[7]预测,到2030年 城市人口将由2009年的34亿增长到50亿 主要增长区域为非洲和亚洲。

针对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拉森(1999)^[8]认为 城市及其周边区域能够形成资源、制度结构、现代科技和国际价值观的最佳组合,使其成为21世纪知识社会的孵化器和驱动器。萨森(1996)认为,即使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中,其经济依然依赖于地方资源、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尼翰(2007)^[9]则认为,在一个城市这样相对小规模的区域,能够更好地制订规划方案,采取灵活的方式和方法解决日常问题。民众之间的亲密接触 相互认同的社会身份及共有的历史,使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共建“社会资本”。但是,在整个一个国家这样大的范围,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

从提升企业的创造力来看,盖斯塔夫森(2007)^[10]认为,创新需要不同部门的相互配合,这种配合相当复杂,在大的社会范围和地理区域内尤为困难。特别是专业化程度高的研究部门、中小企业需要与劳务部门、培训机构、管理机构和当地政府部门相互配合;与其相比较,制药业、电信业等行业中的大企业当地公共资源的要求则相对较低。

总之,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国家政府部门需要发挥重要作用来制订大的目标和愿景,但是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地区、城市和社区。国家是由不同地区、不同城市 and 不同社区组成的。因此,法里斯(2001)^[11]推崇自下而上的方法,即“通过每个社区的参与来构建学习型国家”。

2.关注“学习”的原因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全球化的浪潮,科技基础设施完备、通信网络完善、人力资源丰富的城市更易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12]认为,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城市,其经济越具有活力;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就业率的高低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企业的角度而言,IBM(2010)^[13]认为,重视终身学习的教育系统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帮助城市吸引和留住能力强的就业者,帮助提升城市的吸引力,

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联合国人居署(2008)^[14]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地区和城市是人力资本开发和形成的重要场所。事实上,只有通过培养和开发人才,城市才能得以发展(匹亚泽 2010)^[15]。同样重要的是,学习能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库克,2000)^[16],这里的资本是指社区成员通过社会联系和互动网络创造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能够完善社区生活方式,改善社会生活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依照伊列雷斯(2007)^[17]的观点,所有的学习活动均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是知识、理解、技能、能力、观念等方面的内容;第二个方面是情绪、感情、动机、意志等方面的激励内容;第三个方面是互动、交流、合作等方面的社会内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融合,就构成了学习型社会。知识和技能依赖于互动,这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重点在于地方需求(司考颇,1995)^[18]。《成人学习与教育全球报告》(2009)认为,尽管学习是个人行为,但是学习是在反映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亚文化中进行的。

城市、地区、社区可以把个人的学习转化为社区学习或社会性学习,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市民的经验 and 能力,进而应对不断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全球化时代中的城市需要成为学习型城市(朗沃斯 2010)^[19],城市只能通过培养和开发人才来实现自己的发展(匹亚泽 2010)^[20]。

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型城市”中的“学习”这一术语不仅指学校教育和正规学习,还包含教育体系之外的非正规学习,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无一定形式的学习。匹亚泽(2010)^[21]认为,在学习型城市中,学习是指该地区范围内所有部门的集体文化,其中会涉及社会创新和经济创新。一个城市如果想提升自己的学习水平,就需要激励市民参与社区活动。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学习活动是无一定形式的学习。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的研究表明,人们的学习大多数是无一定形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例如“参与各种家庭活动”、“与其他人相处”、“休闲活动”、“工作场所的工作和学习”等。尼翰(2007)^[22]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无一定形式学习比正规学习更为重要,因为无一定形式学习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但是,学习型地区的活动并不能取代正规教育和培训,而是其有力的补充,进而满足市民的学习需求。

二、学习型城市概念的演变

学习型城市这一概念出现时间不长,一般认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教育型城市”。197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建“教育型城市”,将教育放在政策和策略的核心位置,意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市民的生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其成员国中选取7个城市参与此次活动。这7个城市分别是加拿大埃德蒙顿市、欧洲的哥德堡市、维也纳市、爱丁堡市、日本挂川市、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美国匹兹堡市。

学习型城市这一概念在第一届教育型城市国际会议的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该届大会是1990年由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市政委员会组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140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报告为教育做了更为宽泛的定义,认为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报告同时提出了一些需要教育型城市采纳的准则,即:必须进行整体规划,关注教育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解决教育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以及满足人们终身受教育的需求等。大会通过了《教育型城市宣言》,将教育型城市定义为能够提供全面发展可能的城市,能够为全体市民所了解的城市,能够教育儿童和青少年的城市。

199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了由唐纳德·赫斯(1993)执笔的报告,该报告是第二届教育型城市国际会议的成果,本届会议是1992年由瑞典哥德堡市组织的。报告指出,城市是组织终身学习的最佳实体。报告同时列举了世界范围内的7个学习型城市。自此以后,“学习型城市”这一术语正式出现,引起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高度关注。

1996年是国际社会推动终身学习进程中最重要的一年。该年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德罗尔等,1996)^[2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24]发布了题为《全民终身学习》的报告。两个报告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将学习同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联系在一起(贡萨尔维斯,2008)^[25]。欧盟将1996年定为“欧洲终身学习年”。上述报告和国际活动都强调了学习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性,为世界范围内学习型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受欧盟委员会资助,作为苏格拉底计划中的一个项目,欧洲终身学习项目(ELLI)启动于1991年,“迈向欧洲学习型社会”项目(TELS)起止时间为1998年至2000年。欧洲终身学习项目描述了学习型城市的重要特征,列举了欧洲范围内80个学习型城市,“迈向欧洲学习型社会”项目开发了全面

的审计工具,创立了“迈向欧洲学习型社会”项目指标体系。正是由于上述努力,学习型城市或地区的定义逐渐明晰:它是指能够在区域内充分调动全部资源开发和丰富人力潜能,以便促进个人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创造社会繁荣的城市、城镇或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型地区需要构建具有创新精神、竞争能力强、社会和谐稳定的社区。这样的社区依赖于合作、网络和伙伴关系,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部门。尼翰(2007)^[26]认为,在欧洲文化和经济背景下,凡是在一个地区不同部门之间互动合作的地方都会产生学习需求:人们通过共同学习和相互学习来掌握如何共同工作。只有在具有前瞻性的机制的作用下,不同角色之间展开对话,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创新。教育和培训只有成为“创新学习网上的蜘蛛”,才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学习型城市的发展情况

在宣传学习型城市理念的同时,欧盟委员会还推行终身学习地区性网络计划,在欧洲各地推行17个项目(朗沃斯和奥斯本,2010)^[27],其中包含通过开发指标体系监测和审计地方政府、中小学、大学、中小企业及成人教育等部门在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在苏格拉底计划中,欧盟委员会资助LILIPUT项目(激励民众向终身学习和增强领导能力方向发展)、LILARA项目(地方政府学习项目)、PENR3L项目(PASCAL欧洲终身学习地区网络)和EUROlocal项目(欧洲终身学习地区资源库)、欧盟教育和文化总局资助PALLACE项目(推进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和欧洲的终身学习),获得了欧盟成员国的积极响应。

英国在欧盟学习型城市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1996年,利物浦市率先宣称自己为学习型城市。英国也建立了学习型城市网络。从此,许多城市都纷纷效仿。现在,英国的学习型城市网络已经覆盖大约80个城市和地区。1998年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后,南安普顿市主办了欧洲学习型城市会议。

德国启动国家计划,名称为“学习型地区——为建立网络提供支持”。该计划由欧盟社会基金和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共同资助,于2001年出台,支持了70多个学习型地区。德国学习型地区协会是一个国家协会,源于德国国家学习型地区计划。正如蒂尼斯·德摩尔(2010)所指出的,通过该计划的实施在几乎所有学习型地区创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架构的新的灵活体系。

希腊已经建立了 Polisnet 项目,该项目由成人教育协会发起,并在 5 个城市推行:学习、发展和文化城市。杜卡斯(2010)指出,该项目认为学习既是增强能力和发展的战略,又是城市或社会网络中财富的源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推进构建学习型城市中起着积极的作用。200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帮助建立了学习型地区、地区管理、社会资本的国际观察台,简称之为 PASCAL。在其推动下,除了许多欧洲国家之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北美和亚太地区的一些成员国中,也有地方政府声称自己是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地区。以下是学习型城市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情况。

2003 年,加拿大维多利亚省确定了在 2020 年要成为具有领先水平的学习型社区的目标。维多利亚省的举措涉及从儿童早期学习开始到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去上大学。温哥华也致力于成为学习型城市。该城市已经建立了具体的和可实现的目标:高入学率、高毕业率、高识字率、高水平计算能力以及培训者和受训者之间更紧密的合作。温哥华的战略特别强调为残疾人和边缘化的人群提供学习机会。圣约翰逊和埃德蒙顿市也在努力成为学习社区。

在澳大利亚,每个州现在都有政府鼓励和资助的学习型城市协会。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5000 人以上的所有城市都期望加入学习型城市协会,实行学习型城市政策。实行学习型城市政策的核心目的在于使这些基于地方的学习型社区树立信心,发展能力,使其在管理自己的事务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杜克,2010)。

曾在 1973 年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型城市的七大城市之一的挂川市在 1979 年就宣称是日本的第一个学习型城市。在挂川市,终身学习不仅是终身享有学习机会,而且是持续学习,将所学知识用于社区和个人发展中。从此,作为促进城市、城镇和社区终身学习政策的一部分,日本开始实行终身学习型城市项目。在知识型社会中,终身学习型城市建设对于促进当地教育,提高生产力,提高创新能力和发展经济都有积极的作用。管理者和政治家们都把终身学习型城市的构建列入主要日程。

韩国政府的行动非常迅速,自 1999 年《终身教育法》颁布以来,政府可以选定和支持有条件的市、区和县作为终身学习型城市。2001 年,选定了 3 个城市作为终身学习型城市。2008 年以前,共 76 个地方政府(市、区、

县)被选定为学习型城市,在全国 234 个地方政府中,其数量占三分之一。最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们认识到一座学习型城市不仅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学习机会,而且使整个城市变得更有智慧和更善于交流。

综上所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以及他们的成员国积极创建学习型城市。但是,认为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建立学习型城市的臆断是错误的。实际上,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创建学习型城市早已不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成员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下文提供了 3 个例子:

2001 年,南非九省之一的西开普省开始建立学习型开普框架。该项举措是南非经济社会建设的四大重要支柱之一。该框架在概念上提供了联系机制,鼓励将儿童早期发展、在职学习、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联系融合到终身学习框架中。

2002 年至 2005 年,中国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代表,参加了欧盟资助的 PALLACE 项目。此后,中国政府致力于建立学习型社会。许多城市和社区都动员起来建设学习型城市和社区。到 2009 年,中国有超过 200 个城市和社区设立目标,要建设学习型城市和社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要求到 2020 年建成人人学习和随时随地都能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2005 年至 2010 年,越南实行了建立学习型社会的第一个国家计划。2011 年 6 月,越南政府建立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国家指导委员会,直接受国家副总理领导。该委员会召集了 22 个不同的部以及群众,可以给总理直接建议有关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方向、机制、政策和解决方案,同样该委员会要对政策实施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类似的指导委员会在省、地区和社区都成立了。目前,国家指导委员会指导越南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国家方案(2011-2020)。该方案将提议试点建设学习型省、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地区和学习型社区。

以上综述只是国际社会创建学习型社会的掠影。根据法里斯(2006)的综述,澳大利亚、欧洲和加拿大到 2005 年已有 300 多个城镇推行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策略。自从 1990 年在巴塞罗那举办第一次大会以来,国际教育型城市协会已经召开了 11 次教育型城市大会。第 11 届教育型城市大会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举办,第 12 届教育型城市大会将在韩国终身学习城市昌原市举行。这些会议提供了可以传播、对比和交流经验

和做法的机会，从而在城市间建立协作关系。到2010年11月，国际教育型城市协会的成员已遍及36个国家，达到422个城市。由于大多数成员都坐落在非英语的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教育型城市的经验和影响还没有在英语文献中得到体现。基于以上数据，有理由可以估计：世界上有超过1000个城市已经成为或承诺要建设学习型、教育型城市。这表明建设学习型城市、教育型城市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有影响的现象。

四、如何建设学习型城市

1990年，参加第一届教育型城市国际大会的城市在大会通过的宪章中提出了城市推动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为了使这些原则更好地迎接新的挑战 and 满足社会需求，该宪章在第三届世界大会（1994）和第八届世界大会（2004）上加以修改，修改后的宪章中共列出了20项原则，这些都在各个教育型城市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政策之中。朗沃斯（1999）为有效的学习型社区列出14点原则，之后将其发展成为学习型城市和地区的14条黄金规则（200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为创建学习型城市和地区制定了10项政策原则，主要是为了在知识经济中通过发展创新活动来改善经济状况。韩（2011）^[29]概括了在韩国建立终身学习型城市的7项重要战略。基于南非学习型开普的范例，沃特斯（2009）也总结出对制定政策有影响的学习型地区的7个特征。

2008年，在爱尔兰利默里克召开的大会上，PASCAL欧洲终身学习地区网络正式通过了《利默里克宣言》。该宣言列举出了11条战略发展方向，能够帮助地方和地区政府建设稳定、繁荣和持续发展的学习型地区，使所有机构和市民均会受益。此外，它还包含3条附录，提出了大学、企业和学校在学习型地区应该承担的角色。

从以上发展中可以看出，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原则和政策用于建设学习型城市。但是在实践中，每一个城市都是不同的，建设学习型城市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开放式的学习过程。因此，本文也不可能提供出详细的蓝图或一个具体的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意见，让某一个城市去遵照执行。但是，我们可以在分析上述宣言、原则、政策的基础上总结出学习型城市的共性，这对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作用。

1. 政治意愿和政治承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强调，首先，学习型城市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持续发展的承诺，即要将学习和传播知识放在核心发展的地位（拉森，1999）。欧

洲终身学习计划所制订的“学习型城市宪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承认学习是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公民未来繁荣、稳定和富裕的主要推动力。在南非学习型地区经验的总结中，沃特斯（2010）宣称建立学习型地区要求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和长期的愿景，必须强调学习既是个人的责任，也是集体的责任。

2. 建立合作关系和网络

终身学习不仅涉及教育部门，而且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有时甚至是宗教或精神现象。所以，关键是要在各个部门间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鼓励资源共享。朗沃斯（2006）认为，除非议员们、教育者们、经理们、城市雇员们、社区工作者们和大多数市民自己都赞同和积极参与，否则就建不成学习型城市或地区。《学习型城市宪章》要求在城市的各个机构间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进行资源的优化和共享，从而为大众增加学习机会。杜乐（2007）认为，在不断发展的新环境中，各方都应该建立伙伴关系，没有人拥有所有的答案，所以集体学习和继续学习是必要的。此外，在建立伙伴关系中，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应该作为地方社区的监管人，以确保公立机构、私立机构和社会公益机构都承担起责任，为促进终身学习作贡献。所有的案例都表明，学习型地区的特征体现在学习过程中各方的积极参与。

3. 对学习需求的分析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那条被广泛引用的学习型城市的定义中所说，学习型城市的最终目的并非学习本身，而是促进个人发展，增进社会稳定和凝聚力，实现城市的繁荣。因此，应该充分掌握和分析城市的技能水平和需求，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学习之间建立联系。《教育城市宪章》中也敦促城市的管理者应对市民的状况和需求有准确的把握，这样才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学习型城市宪章》要求领导者挖掘每一位市民的学习需求，促进他们的个人发展、职业成长和家庭幸福。正如朗沃斯（1999）^[29]指出，学习型城市通过积极挖掘每一位市民的学习需求，并积极提供机会满足这种需求，在城市中营造了一种学习的文化氛围。

4. 增加学习机会

在一个学习型城市中，应该创造出大量的学习机会，只要有学习者愿意，他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合适的场所和学习途径进行学习（朗沃斯，2006）。《利默里克宣言》要求城市管理者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渠道，为所有的市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以韩国建设学习型城市为例，对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学

学习者不断提供和扩大学习机会是各项政策之首(韩, 2010)。此外,正如沃特斯(2009)^[30]指出的,政府为市民提供经常更新的、容易获得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对有效增加市民的学习机会起着重要作用。

5.各有关部门都成为学习型组织

在一个学习型城市中,学习的机会不仅存在于学校和成人高校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场所中。事实上,学习在工厂、企业、医院、社区中心和农场等场所都可以进行。这些学习场所可以针对市民的学习需求提供正式或无一定形式的教学服务(朗沃斯, 2006)。《利默里克宣言》要求所有的院校、单位,包括当地政府都成为具有较高水准的学习型组织,为员工提供持续发展的学习项目。

6.增强社会凝聚力

学习型城市应该努力认识到人们学习过程中的障碍并予以解决,从而强化社会凝聚力。《教育城市宪章》要求城市规划以及政府部门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克服各种阻碍公平的障碍,包括身体上的障碍。该宪章敦促“城市应该了解形成各种形式的排斥行为的机制,以及造成这些行为的种种倾向,并采取正面、适当的政策”(IAEC, 2004)^[31]。《学习型城市宪章》要求政府开展创造性的项目,使弱势群体参与到城市中的学习和生活中来,杜绝排斥和歧视。英国成人继续教育学会(NIACE)(2009)^[32]采取了一套系统保证包容性的政策、规划、实际操作和年度反馈机制,消融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断层”现象。韩国也开展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在政策上对边缘化群体、残疾人,特别是老人和失业人员给予照顾(韩, 2010)。

7.推动财富创造和就业

实现社会和谐和经济繁荣是建设学习型城市的两大关键目标。因此,一个学习型城市要了解市民共同的学习目标,并开发出使广大市民都能受益的学习项目。《学习型城市宪章》要求通过企业的发展 and 公立、私立部门组织的协助关系来推动财富的创造。《利默里克宣言》要求持续改善就业和职业技能情况,以满足就业市场的变化和 demand。

8.充分发挥大学的职能

大学在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方面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大学也就成为了知识社会的核心(欧盟, 2003)^[33],这也为大学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引领地位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利默里克宣言》要求在学习型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

资源和专业知识,并敦促大学与地方政府开展联合研究,与其他有关部门开展更有成效的合作,共同建设学习型城市和地区,鼓励学生和教职工为学习型城市的发展贡献他们的技术、创造力和知识,使大学资源为学习型城市服务等。

9.庆祝和鼓励学习

如今城市和地区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各种学习节,以向公众宣传学习的重要性。在很多国家,学习节已成功使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拾起书本(朗沃斯, 2006)。《学习型城市宪章》要求政府通过举行各种活动使公众认识到学习的乐趣,并对组织、家庭和个人的学习成果予以奖励。英国成人继续教育学会(2009)明确将推动终身学习作为一项理念。在韩国,政府鼓励学习文化,努力推动学习节,并建立奖励机制。南非的西开普敦每年举行一次学习节,通过辩论、活动和工作组等形式,突出教育、培训和发展,并建立档案,目的是在公众中营造学习意识,并把终身学习作为纠正过去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一项重要举措。

五、挑战与风险

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在不断的完善和推广,先前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它积极的一面,但是对于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挑战和风险却关注不足。然而,从最近的研究来看,如朗沃斯、奥斯本(2010)和古斯塔沃森等(2007)已经通过揭示建设学习型城市过程中的挑战与障碍,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强调了其内在的困难。具体有以下四方面的挑战与风险。

1.政治意愿不坚定,政策变化频繁

一些城市缺乏清晰、切实的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政治意愿、激励机制和目标。此外,政策变化、人事更迭和城市与地区边界的频繁变动也对城市的持续努力起到消极作用。特别是伴随着贫困的出现,将会导致财政资源不足,使得必要的项目搁浅。

2.缺乏协调的权威机构

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在协调众多相关部门的过程中力不从心。参与的部门、涉及的事项过多会呈现支离破碎的局面,并不像政策文件中设计的那样理想。有些地方减少权力下放,结果导致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权限起到协调作用。同时,非政府组织也往往在合作中处于劣势地位(杜卡斯, 2010)^[34]。

3.概念不明晰,实施机制不完善

在实证研究不足的情况下,学习型城市就有仅仅

成为光彩夺目的概念,但实际操作性不足的风险(匹亚泽,2010)。正如杜克(2010)所观察到的,目前对于学习型城市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还不够清晰,如何实施这一复杂的过程还不够明确。在有些地方,建设学习型城市往往就成为一句口号,对于促进学习没有真正的影响。

4.边界的排外性

无论是城市还是地区,都是一个有边界的实体,而边界具有排外性。尼翰(2007)在一项基于推动欧洲学习型地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地区往往关注自己的内部事务,不愿意进行变革。地区内的权力往往为某一个小群体所掌控,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抵制国家层面的变革。同时,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具有孤立倾向,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愿对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负责,也不想参与自己所在地区边界以外的事情。此外,巴奇(2009)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尽管学习型社区的目的是要在该区域内营造一种终身学习的文化氛围,但如果背离了这种文化的核心特征,就会带来很多具体的风险,进而强化了马修效应,即最可能参与终身学习的仍是那些资历丰富和教育程度都较高、且有工作的人群。

结 语

要推行终身学习和建立学习型社会,不仅要依靠中央政府层面的宏观政策,而且更要依靠城市和社区这一相对微观层面上的努力。尽管仍有不少挑战,但创建学习型城市的确已成为国际社会推动终身学习进程中的一项实用举措。更令我们兴奋的是,尽管学习型城市这一概念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推行的,但现在它已经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已经在向发展中国家不断延伸。

此外,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建设学习型社会,或是完善终身学习体系,他们可以用“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地区”或“学习型社区”这些提法来动员和鼓励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在未来数年内将急剧增加,应该让这些国家预见到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市民学习需求的增长。正如沃特斯(2009)指出的,学习型城市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且毫无疑问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它可以激励终身学习的推进者们,通过教育机构、教学手段和政治举措来改变现实。建设终身学习体系要靠改革,而改革需要实际行动,而不是仅仅靠建立

和利用某些概念(古斯塔沃森等,2007)。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建设学习型城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和能力建设的过程。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验已经表明,组建学习资源中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动态网络已经在欧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个成员国范围内推动了学习型城市和地区的建设。因此,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终身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考虑在发挥道德权威机构和制定国际标准这两个职能的基础上,运用其强大的号召力,采取更实用的措施,促进国际学习型城市网络的建设。

(翻译 张行才、冯佳、牛阿娜)

(翻译校对 滕玉英)

(责任编辑 澹 泊)

注释:

“苏格拉底计划”是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个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提高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并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来加强文化间的交流。

“马修效应”原指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里是指占有教育资源越多、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获得继续教育的机会就越多。

参考文献:

- [1]Faure, E.et.al.,1972.*Learning to be: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 Paris: UNESCO.
- [2]Longworth,N.2006.*Learning cities,learning regions,learning communities:Lifelong learning and local government*.Oxon: Routledge.
- [3]Duke,C.2010. “Learning Cities and Regions”.In Peterson, P., Baker,E.and McGaw,B. (E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Vol.1,pp144.London:Elsevier.
- [4]Doukas,C.2010. “Space and time dimension of lifelong learning:The approach of learning in cities”. In Longworth, N. and Osborne,M.Eds.*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Cities and Regions: Policy, practice and participation*.Leister:NIACE.
- [5][7]UNFPA (2010)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fpa.org/swp/index.html> on 1 November 2010.
- [6]Hirsch,D.1993.*City Strategies for Lifelong Learning*.Paris: OECD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 [8]Larsen,K.1999. ‘Learning cities: the new recip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OECD Observer*, August 1999. Paris: OECD.
- [9][26]Nyhan, B. 2007. ‘Chapter 1: Building learning regions for innovation in Europe: a challenge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Gustavsen, B.,Nyhan,B.and Ennals, R. Eds. *Learning together for lo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learning regions*.

- Thessaloniki: CEDEFOP.
- [10][25]Goncalves,M.J.2008. ‘Cities and emerging networks of learning communities’.In the *7th Systems Science European Union Congress Proceedings*. Lisb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afscet.asso.fr/res/Systemica/Lisboa08/goncalvesMJ.pdf> on 10 November 2010.
- [11]Faris,R.2006.*Learning Cities:Lessons Learned. In support of the Vancouver Learning City Initiative*.Retrieved from <http://www.members.shaw.ca/rfaris/docs/VLC%20Lessons%20Learned.pdf> on 24 October 2010.
- [12]OECD.2001.*Cities and Regions in New Learning Economy*. Paris: OECD.
- [13]IBM. 2010. *Smarter cities for smarter growth: How cities can optimize their systems for the talent-based economy*. New York: IBM Global Services.
- [14]UN-HABITAT.2008.*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10/2011: 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 London: Earthscan.
- [15][20][21]Piazza,R.2010. “From permanent education to the learning region:Elements of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pedagogic models”.In Longworth, N. and Osborne, M. Eds.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Cities and Regions: Policy, practice and participation*. Leister: NIACE.
- [16]Cooke,P.2000.*Social capital in the learning region*. Washington DC: Community College Press. 14
- [17]Illeris,K.2007.*How we learn: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learning in schools and beyond*. London: Routledge.
- [18]Scorper, M. 1995. ‘The resurgence if regional economies ten years later: The region as a nexus of untraded interdependencies’,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3 (4), 262-275.
- [19][27]Longworth, N. and Osborne, M. Eds. 2010.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Cities and Regions: Policy, practice and participation*. Leister: NIACE.
- [22]Nyhan,B.2007. ‘Chapter 1: Building learning regions for innovation in Europe: a challenge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Gustavsen, B., Nyhan, B. and Ennals, R. Eds. *Learning together for lo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learning regions*. Thessaloniki: CEDEFOP.
- [23]Delors, J. et al. 1996.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Report to UNESCO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ris: UNESCO.
- [24]OECD. 1996.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Paris: OECD.
- [28]Han, S. H. 2011. ‘Introduction to Building a Learning City’. In Yang, J. and Valdes-Cotera, R. Eds. *Conceptual evolu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in lifelong learning*. Hamburg: UIL.
- [29]Longworth, N. 1999. *Making Lifelong Learning Work: Learning cities for a learning century*. London: Kogan Page. 15
- [30]Walters, S. 2009. “Learning regions in lifelong learning”. In Jarvis P.(Ed)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ifelong Learn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31]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ng Cities. 2004. *Charter of Educating Cities*.Retrieved from http://www.bcn.es/edcities/aice/estatiques/angles/sec_charter.html on 1 November 2010.
- [32]NIACE. 2009. *A Learning City Perspective: IFLL Sector Paper 5*. Leicester: NIACE.
- [33]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the Europe of knowledge*.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 [34]Doukas, C. 2010. “Space and time dimens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The approach of learning in cities”. In Longworth, N. and Osborne, M. Eds.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Cities and Regions:Policy, practice and participation*. Leister:NIACE.

说明：

1. 本论文的原文(英文)近期将在英国的《成人和继续教育》期刊上发表。
2. Arachi A. Igboegwu 女士对英文原文进行过技术编辑,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An Overview on Strategy of Building Learning City and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f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YANG Jin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UNESCO, Hamburg, Germany)

Abstract: Introduc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city”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by OECD and EU and spread in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detailed plans and targets and promoting study of all citizens throug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edagogy and various polic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learning city goes with challenges. Not only concepts and ideas will be established and utilized, but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on. Governments should have clear goals and promis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us providing sufficient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learners. UNESCO should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member countries and create more and better learning cities by facilitating learning city network.

Key words: learning city; developing country; urbanization; lifelong learning; strategy